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文化全书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文化全书

第七卷 宝岛福田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文化全书编写组

河北人民出版社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文化全书》编委会

主任：薛树滨

副主任：王长发 邱强 卢斌

第七卷

宝岛福田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文化全书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章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腹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1829
- 第二章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腹地历史上先民们的文化理想/1879
- 第三章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腹地历史上先民们的文化追求/1911
- 第四章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腹地历史上先民们的文化实践/1923
- 第五章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腹地历史上先民们的文化发展/1955
- 第六章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附近历史上的庙宇建筑艺术/1983
- 附录/2010
- 本卷编后记/2017







宝
岛
福
田



第一章

唐山湾国际旅游岛腹地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





概说

滦河，源自河北省丰宁县小梁山，她由南向北、折而向东、再转向南奔流888公里，经河北、内蒙古、辽宁三省（区）的27个县（市、旗、区），形成流域面积4.5万平方公里。燕山南麓、滦河西岸、渤海西北的唐山湾国际旅游岛（也称三岛）腹地，就是这一地域最富庶的地方，在这里，众多史前文化遗址，留存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神韵；淳朴的乡风民俗，体现着极有特性的传统人文；缤纷奇异的方言俚语、琴棋书画、乡曲百戏，饱蕴着各族劳动人民的聪颖和智慧；一宗宗撼人心魄的事件，汇集着圣贤明哲的文韬武略，留下了永久的历史印记……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独特区域文化，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长廊画卷。

滦河流域这片文明沃野，曾是山戎、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库莫奚、柔然、女真、蒙古、满族等众多少数民族驰骋纵横的地方。商周时，山戎族在这里称雄，并与中原政权互为征战；战国间，“东胡强而月氏盛”，冒顿射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出其不意，东灭东胡，北击月氏，匈奴成为这里最为强盛的民族，且与汉朝时战时和；匈奴败走西迁，乌桓族乘机徙入；东汉末年，曹操击灭乌桓，鲜卑族占据乌桓故地，成为这个区域的主宰；隋唐时，库莫奚、契丹兴起，驻牧于此地；五代时，契丹族耶律阿保机，率领冲腾的劲旅，在幽蓟大地勃然而起，建立了辽朝，摄政两帝的肖太后，临朝27年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几乎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完全抛洒在滦河流域这块美丽而悲壮的土地上。辽末，完颜阿骨打率领女真人起兵于白山黑水之间，自呼伦贝尔和

大兴安岭南北，穿越大草原，实现了他们的勃勃雄心。金末，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当马头从欧洲转向东方的时候，强大的军事力量像雪崩一样，首先席卷滦河流域，给了曾经励精图治而后走向浮华怠惰的金王朝以致命打击。他的后代忽雷经过10年奠基，建立了入主中原的百年王朝。曾经以“七大恨”告天征服辽东，誓师南下的努尔哈赤，没想到他的孙子福临会成为清王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皇帝。正是这样一些民族，从天山南北和白山黑水之间，从渤海之滨和青藏高原，从华北平原与蒙古草原，甚至从遥远的伏尔加河和贝加尔湖畔，汇入茫远辽阔的滦河流域，参与创造了这个区域的文明和历史。

如果说滦河流域的水系与沃野交织而成为众多游牧民族生存的摇篮，那么这里更是各游牧民族之间、各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之地。这种融合的过程，既有腥风血雨的倾轧，又有互送玫瑰的亲情，而首先是残酷的战争和掠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战争之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记载着四千多场大规模的战争。春秋战国时期曾有数千个小国相互吞并，直至七国称雄。史籍记载的我国历史上160多个民族名称，直到今天已有100多个民族和他们的政权，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滦河流域地处中原汉民族与各游牧民族融合的前沿，是北方各少数民族通向中原的战略要冲，更是战争的多发地带。曾经十分显赫的山戎、东胡、鲜卑、契丹等十几个民族，现在也只能在历史的记述中寻找他们的名称，回味他们昔日的辉煌。以掠掳人为目的的征战，往往把整个民族变为集团奴隶。衰败者或蛰伏于新朝，或依附于他族，或远徙他乡再图发展。当西汉几十万大军越过广袤的沙海，击败匈奴时，溃败的匈奴人踩着亲人的尸体逃往西亚，而十余万留居故土者，却融于鲜卑族，成为鲜卑族的宇文部。四世纪末，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击灭高车族，数十万落高车人迁至大汉之南的濡源（滦河源）之地，为拓跋鲜卑所控制。一个民族衰亡了，另一个民族兴盛了，滦河流域的历史文明，就是在这兴衰起伏中递进的。不能认为中原民族的攻伐都是正义和文明，也不能认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的一切都是野蛮和落后，一个民族的兴旺过程往往昭示滦河流域一个历史时期的文明发展。



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为汉甥，汉元帝以宫女王昭君嫁给他。王昭君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远嫁和亲，留下了千古佳话。自秦汉时起，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迫使大批中原人赴边屯垦，与当地民族相争相期，客观上促使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民族大融合成为这个时期历史文明发展最为积极的成果。北中国包括滦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在动乱中纷纷南进，他们虽然建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但中原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先进文化，让他们看到存身立世的希望。远见卓识的统治者，如后赵的石勒、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冯太后和孝文帝，则主张“胡汉统一，华夷一体”，以其坚定的信念，大力推进汉作改革，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车轮滚滚向前。契丹贵族为了便于同中原交往，征集燕云地区的工匠，建造了规模宏大的中京陪都，不仅使这里成为中国南北各民族融合最为活跃之地，而且成为东方和西方商旅和使节汇集的中心。清朝被称为“旱码头”、“二北京”的多伦诺尔，已是世界性城市，居住着近乎今日多伦全县两倍的人口，4千余家商号和美、英、日、俄等国的洋行，同巍巍汇宗寺的铃声一起，鸣奏着不同文明的交响。没有任何高墙、关隘能够阻拦住各民族的生存欲望和对文明的追求，民族融合是推动滦河流域乃至中华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南匈奴

匈奴族的汉化，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后期，北方羯、氐、羌、鲜卑各游牧民族，纷纷逐鹿中原，先后在黄河流域和四川建立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然而，十六国各族统治者在政治上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在此之前，中原地区从来都是汉人统治，从未有过胡人称帝的现象。在宗法制政治流炎正炽的魏晋南北朝中期，十六国各族政权要想立足和发展，必须从民族血统上认同汉民族，藉以标榜新朝的正统地位。于是，他们纷纷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族源依据，迈出了认祖归宗的步伐。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风起云涌的各族人民反晋斗争影响下，在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起兵，自称大单于，后又改称汉王，表示他是刘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307年刘渊正式称帝，国号汉，建都于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占据今山西、河北部分地区。刘渊建立政权之所以称“汉”，意在继承刘汉王朝的正统地位，表示汉高祖刘邦以宗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单于，其子孙皆系刘氏骨肉，虽非汉室嫡统，但因系“汉氏之甥”，加之其先祖曾与汉帝“约为兄弟”，秉“兄亡弟绍”之义，定姓“刘氏”，建立“汉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之事。还有匈奴人赫连勃勃，自认为是夏后氏之苗裔，建立夏政权，国号大夏，秉承禹夏之后。鲜卑人慕容氏先后建立前燕、后燕，羌人姚萇建立大秦政权等等，都是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民族追溯为与汉民族同源异流的黄炎裔胄，标榜了新朝承接汉民族帝系的正统地位，大大推进了新政权的汉化。在此认族归根的潮流下，匈奴亦加速了与汉族的同化，直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显赫于中国北部及滦河流域的

匈奴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活动便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根系，是历史生命的记忆。匈奴在我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700多年，她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独特的游牧文化，有的至今仍被保留和传承。现在骑马用的马蹬，匈奴人发明后传入中原，被广泛应用。匈奴古时乐器胡笳和鞞鼓，在历史上传播使用很广。东汉末年，曾在匈奴生活了12年的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说：“胡笳本自出胡中”，“鼓鞞喧兮夜达明”。现在仍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我国的内蒙古和新疆自治区。匈奴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流传下来的民歌却优美动人，“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是汉代大将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后，匈奴对失去阴山的无限怀恋。然而，这一古老的民歌曲式、主题和结构，至今仍在蒙古族丰富的民歌曲式中体现着。

匈奴，作为一个民族虽然消失了，但匈奴人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继续创造着我国的历史。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



东胡族

东胡族早期社会文化，在历史文献中均无记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陆续发现了几批具有共存关系的遗物，经精心研究，对东胡族的社会和文化才有了初步认知。

东胡族和匈奴一样是一个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他们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也兼营狩猎，在接近汉族的地方也有些农业和手工业。从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朝阳十二台营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地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墓葬看，墓内出土有猪、狗、马、羊、鹿、兔、狐等动物骨骼，说明东胡人的畜牧业很发达，牲畜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石锄、石铲，证明东胡人早在石器时代就懂得并从事农业生产。《太平御览》卷844“饮食部”载“乌桓东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麴，常仰中国。”说明东胡人很早就会制作白酒，农业生产达到了一定水平。

从考古工作者发掘东胡墓葬出土的各种各样的饰牌，以及刻有花纹图案的工具、饰物等分析，当时东胡的手工业已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其中尤以双虺纠结形饰牌和人面形饰牌最具代表性。双虺纠结形饰牌以双虺相缠作梗，绕成四个透孔，头上结以方形，翘首为双钩，下有五个边珠乘饰，动物造形相咬，形似罐真。人面形铜饰，中间为一人面，凸额、长鼻、尖嘴、圆眼，外绕蛇形构成圈状。在人面与蛇形之间有六个轴形相连，上有三角形花纹，背面设

有穿鼻，形制奇特。由此可见东胡族的手工业具有高超的制作技艺，而且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胡墓葬众多青铜文物分析看，东胡在战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已经发展到青铜器时代，而且将青铜器应用于军事、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由此推断，战国时期东胡族的铸铜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发达的产业。墓葬陶纺轮的发现，证明东胡族的陶器制造业也很发达，由手工制造进步到轮制，并成为专门行业。同时说明东胡人男女已有了明显的分工，男人主要是参与征战，从事放牧和狩猎，女性多为从事纺织和主持家务。

随着东胡族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发展，财富的增加和剩余财产的积累，东胡族逐渐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化。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以及宁城县境发现300多处东胡遗址，其中在宁城南山根村发现的一座石椁墓葬，仅铜器就有71件，包括铜盔、铜戈、铜剑、铜刀、铜斧、铜镞等，种类和数量之多，说明墓主人并非一般平民，他不仅占有平民无法相比的财富，而且掌握着掠夺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暴力手段。与此相反的是另有一种墓葬，既无墓穴和葬具，更无随葬物品，一个废弃灰坑往往埋入数具尸体。两种葬法决非种族和风俗不同，而是同族之中的贫富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东胡奴隶制政权像匈奴一样，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广大平民“士力以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产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这种生产和军事组织相结合的政权形式，是东胡奴隶主贵族对内进行残酷统治，对外大肆掠夺的工具。他们通过对外征伐掳掠其他部族和中原的财产，还把掳来的平民充当他们的奴隶。在这种政权统治下，广大平民尤其是奴隶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他们不仅被迫从事各种繁重的生产劳动，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任意殴打和砍杀。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东胡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两块铜饰牌，牌上清楚地饰有：一个战士骑马一手执剑，一手抓着披头散发的奴隶，让恶犬任意撕咬。这正是东胡奴隶主对平民和奴隶进行残酷统治的真实写照。

东胡族自从出现于我国历史记载起，一直到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比较强大的。经常与中原燕赵政权互相攻战，并倚势对邻近



各族进行侵吞和掠夺。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前273）赵曾攻取东胡代地。《史记·赵世家》索隐注曰“东胡叛赵，驱各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东胡曾被赵国战败，并服属于赵国，但其变为强大以后又背叛赵国，并掠夺赵国代地的人众和财物。赵孝成王元年（前265），赵国大将李牧在代（今河北省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破杀匈奴十万余骑的同时，东降林胡（此族曾活动在今内蒙古兴和和河北张北县之北），再次战败东胡，自代（今河北省蔚县一带）、并、阴山下（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至高阙（今内蒙古杭爱旗北）为塞，而置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雁门（今山西宁武县一带）、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东胡多次侵掠燕国北部边境，燕昭王时（前311—前279年），东胡打败燕国，迫使燕国把一位名叫秦开的大将（随荆轲刺秦王的秦舞阳即秦开之孙）送到东胡作人质。燕国的东北部从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至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与东胡邻近的地区，经常遭受东胡寇掠。

